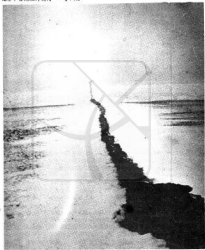


人間詩刊之四

攝影：雪地上的太陽——曾潤雲



左手人詩輯

* 何榮良

左手人是島嶼最出色的現代詩人之一。其詩沒有被收入「大島詩選」和「大島新世紀詩選」，並沒有減低他的重要性，但即使這兩本選集失色不少。左手人的詩大部份並不難懂，也沒有所謂現代派的「晦澀」和「神秘」，有些還可朗朗上口。他的詩充滿了對生命的懷疑與肯定，對大自然的嚮往和失望，對時間的歡欣和對峙。我們可以說，他的詩是其個人生活與遭遇的自我表現。最難得的，是左手人能以自己的生活為題材，用自己的語言，寫自己的詩。在他早期的詩裏，有點歷久成熟、遙遠難免的。別人的影響仍有痕跡可尋；到了近期的作品，則已建立了其獨有的風格。

從他的詩裏，可以感覺到左手人對生命追求的強烈，對時間和愛情的敏銳；他是「以自己的手尖／與自己的體味」（「窗室之內外」）的人，「我就是半件衣服／當地的刀」（「歌」）。我們可以期待其詩的靈通與粗獷，但亦不能不欣賞其纏綿。左手人的文字是自己的，在字與字、句與句之間，顯流露出他的詩才。試看「窗室」，全篇一氣呵成，倒某程度的不顯。這樣的文字：「忘記全部的／只是注視於你，當引你／至屋頂絕望的屋頂處／你我共同建築成是地火／的水平線上」，給讀者無限寬廣。類似的文字運用，隱存在左手人的佳作裏。

我敢肯定，島嶼現代詩的最佳作品，左手人的詩是其中之一。當然，這種詩並不意味完全否定他的詩的完美。但是，左手人在詩壇上不可輕視的位置，是我們應該首肯的。

* 張瑞星

左手人寫過「十年空城」這樣的詩：「如果一座空城，殘破了一些／是年不生——即使沒有烏鴉居新歡／在空城的城／一十年，光禿的屋頂／埋埋粉塵，如千種飛塵／亦不能／和古利不絕的牆」，讀此詩，彷彿聽見詩中吹響的月夜簫笛；而詩人在不曾寂寞的把聲音化為文字，寫來來的孤獨與美而特異。「十年空城」是個從生成熟的現實到虛實隱隱的過程。詩人最後的明證是「感覺的証符」，批評家自可以把這樣的詩歸入浪漫、象徵、內省之類的詩例中。

但是左手人也寫過：「凡有個性的風韻／或定會刺到人的細微／他沒有骨人／甚至吹骨已的機會都沒有／他只有骨氣／體味的我」這樣犀利通暢明銳、象徵生動敏慧的作品。左手人在十多年的爐火明滅間寫了十多年的詩，如今才有這類詩出爐，正如他自己所說，「公且不易學／非批評／非批評行」。事實上，左手人在我們詩壇是個獨行的人，他的軌迹寫在風雨塵中的詩意裏，而絕無錯謬。

* 甄貝零

人間出版社詩選刊第四卷個人專輯所收左手人計廿六首詩，其中較為數量型的，幾乎清一色是其近作，如「腳步」、「窗室之內外」……等。至於早期的作品，我只對「今年雨季」一首稍有閱讀。這也許是我個人覺得在渾實無華的一種傾向，即作品本身可能俱見的獨立性比不上任何關係，所以這裏順便補上的一筆是關懷一格的涉及主要而不在於知性的呈露。不過，更值得在此一提的是，這麼一本渾渾的選刊，終已提供了一項比其原有動機更為宏大悠遠的意義，即作為一本不定期的純粹性詩選刊，它不滿足於開闢讀者作品的數量而已，而是風雨山雲似乎處於其更新換代的風從東面對新的挑戰。雖然，像這樣的嘗試（之前有張瑞星的「隱形的詩」）於這已不能算是一項創舉，港島方面經已有人做過了，可是身為島嶼的賦予詩人的任務，即由詩人本身自行選出其自認為滿意或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予以表裏弄青的呈現在這本書論的集了裏，卻為我們提供了一種較為直率的島嶼式史料。在這本渾渾的詩輯裏，他們可以窺見左手人這氣質及其在藝術的發展與風格。我們依然看見詩人於得從早期的浮世，以及獲得某種靈驗的靈這種形式上其成熟期的漸趨趨漸圓融的詩藝以及更為成熟的人路間。

這裏另輯由甄貝零初試時的作品「錯置」，以迄近來的一些偶然之間約廿六首詩作，自成一系的，他的事實的觀察感悟，似乎靜水一

權的表現而噴薄的激情；在氣魄方面，他肯定還夠不上波瀾壯闊，但是他行文氣勢之起伏有致，並且更進一步能融入和增一種幽化的纏綿不絕。所以，他有了快園，當然也會有有所失之悲傷，這是生命的「相對性」呢。我以為，就其感性之風華，又或是無故即作矯矯出群狀的相互嘲諷文字才功當內第一的平風文人之傳統偏情之作可讀讀者？

是的，左平人是如此踏實的生活，也熱愛生活——如「富室之內外」——詩所暗示的無懈不盡的精神面貌以及疑難中流的理念，他就是這樣的詩人，這種固執厚之性不改而歷久彌堅，於是乎兩管則直抒胸臆，筆少花巧餘飾，乃構成了他的作品的一大特色。

同時，左平人能夠把自我從一片灰色夢中悠然地導引至一個超昇解放之境，是極令人激賞的。他的感覺敏銳，如未幾雨準的蛙類向某種世界狂鳴而出又是併入的又狀如雷，既而在自由「自我澄清」作用的時空中，依然故我，依然執著內熱的恆主勇往直前。顯見之故，他沒有詩人何國良那種優國惡民之由於泛泛而自檢的個人見解精神。換句話說，他即是沒有知識份子之氣質上疑難不消的再補；而事之間的搖晃，也在太顯派了他的精神向上之雄辯；至於何國良，這裏暫時帶一過。在比較上來說，他是可謂一個典型的舊時文人之氣質，才情並茂，庸行庸言，不時流露出其遠大的抱負，然而在社會行爲的規範上，他更表現在其作品中頗重嚴謹的憂國憂民的道德精神，最易遭致別人的誤解，而不時地被人引為笑柄。究其實，何國良此人或是與生俱來的內心的道德驅策力和感情上的優秀感才是促成他作品中為人詬病最多的弊端大端，亦是促成其固執的真正癥結。這一點是不可忽視的。否則，如保羅之是毫釐誤譯之千里，該論他的創作反而成了駭外生蛇的一份子。此宜思之。至於其辭句法方面，何國良直接承襲自台灣的文人尤平深厚的影響；他喜歡運用叠字雙聲，往往因此糾纏了作品中充滿著濃濃色彩以及思想密度而忘却其詩辭之優勢。為了文外這個觀點，鄙人也許會有另外的專文以引申之。

其次，左平人是一個豪放的人，只是他的豪放似乎缺乏一種沖淡的悲涼與哀思支撐著，恐怕連他自己都沒有察覺的純淨（據詩中所表 現者）在「豪者」一詩中更顯明顯的暴露了，因此，這首詩在氣勢上造成一種悽天隔雲之虛弱感，還有其表之自與表而，惟是尾大不掉而已，距離真正的豪邁尚有一段距離。所以，我是要取其「豪步」的成熟人場之經驗自足，不與其隔兩重天的真情流露及對人生人性的洞悉；狂瀾、驚濤、風雲、驚雷、獸、波濤、大地的夜，據演習——等意象雖然頗富震撼感，亦是慷慨無辜，如果作者能在這方面多予留意，將會更強，則必能入其真文。

所以，我是不大能夠接受左平人早期詩作中所暗示的虛浮豪邁，他近來的作品，則沒有了這樣的特例和自壯，反之，是明顯進入了極度所架構的生活氣息、開拓的心靈，一如我在前面曾略為提及的；他已經從虛著的經驗中自我進入一個愈愈意識堅毅的解放之境，譬如「富室之內外」，詩人透過它能與外界所發生的自然關係而透視了事物的關係。但在同時，他是沉著的：「代何自說熱心／金龜不再流離此流離」，於是悲憤的指引自己於一個近似「極」物致知的生活自然的景觀中，充滿了慷慨的意志力量：「如果可能，代我揮毫／富室的月光／不盡看自己的步履／必是風沙崛起／輝明的風貌就必隨時而／且一切要與時和善／當我風象／我物是風象的狂力乎」

可是，為甚麼在閱讀左平人的作品時不涉及技巧方面的分析比較呢？更實的原因是，左平人在「詩言志」的範疇中是相當傳統而穩妥的，我的印象中他的表現固然是有點雷同之作凡二十餘年的傑出（商人所忽如海餘餘的）詩人稱道。也就是說，他在創作的技巧上明顯地出一種漸漸而過的「方法論」，實際上，他確是相當平穩直敘的；在意象的營造上，他或有匠心獨運、令人驚駭的地方，但缺少相關而連綿的意象之流動轉換所構有的纏綿不盡，亦不若過往平於意象的對應遠比自國良「誰」更過之而廣。因此，也就沒有了羅維爾、辛斯森、Louis Simpson 所寫的「廿世紀的詩人一直在技巧的危機中」的後顧之憂。

既然，左平人大概不是一個喜歡講事理的人，這一點可以從他作品所流洩時應運而生的特色中看出，惟其一點的虛無感似乎刻意的營造，也可以由其作品中的自與意味與社會的疏離一覽無遺。這是無可厚非的，他既然不是神，他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是一個需要再超越的詩人。

總而言之，在個人與社會生活的漸移漸化的適應過程中，他是始終年少時對生活的純粹憧憬、理想的追尋，而由這一段身體力行的實踐過程中所附屬於母親的懷戀之情或有其他的甚麼憧憬，勢必是自然的、在所難免的；因緣而生，則他具一種動搖的內在欲望適應現實的需要，在不斷求索的結果，使他有以成之一種更趨豁達的人生觀，因此從其回歸到生命，生命亦會有所建樹，有所拓展了。

歌

寫非龍門前的無題
是風聲之聲朝向明日的一
種選擇
年青時，我追的大道
可以讓她意志化為
一種微茫的潮
呵，我就是那陣狂風
雪亮的刀
可以砍我及塵的結縛
割我無盡的煩惱
我不能斷去的天在路
不能抹去的夜在路
面向

因此我歌唱
且快樂且痛苦地歌唱
有一顆智慧，來自紅燭的午夜
我理智的燈
接受自己受騙的數次
落了一隻耳
仍能深信
在冷靜的虛空中
尋向自己的血跡
即使走到最幽暗的苔原
我的眼睛
仍能射擊

回 歸

十九歲那年，你出門
說是去流亡，去天涯
建立自己的城，造出一株
走動的樹
七年後，你的傘沿猶在
你已疲倦回來
從無數寂寂的塵埃中
回來，你身上只是
灰：

我克服了水土，却不能
改變氣候；我掌握了成功
卻無法不從失敗；我塑造了
自己，卻不得不憔悴
因此
我建立了一千個城
在萬里
聖軍是他人的

一個偶然
你覺覺
你必須回歸貧瘠的土地
斬決內心虛榮的枝蔓
覺醒自己
敲一圓的磚
種一片的藤
甚至大紅的本種
這種氣概
非常自己

塵埃未了

反身塵埃未了
却散亂機械塵埃
蒼山青
煙霞，煙霞長嘯悲鳴
驚醒我金黃色的

一場夢魘，一腔冷汗
在煩躁的統計數目字裏
滑澀
化成折了翅的蝶
雙生進入
土木

呵給我一支七喜，要冰冷的
呵給我一幅藍圖
讓我熟悉每一吋形勢
讓我洞悉每一座屋宇的座落
讓我感風向
在奔奔的未來裏
我始終會與命運敬道
逆境前行

不必去冷眼窺透
每一座鋼骨架起的日出日落
每一座前移的磐石
從我騰移的第一步動起
一路風起下去
一路
壯觀下去

不必那經緯儀，千百度裏
尋覓一片幽靜的燈火
忽明每一吋 燦爛和輝的
足跡
我的野薄裏記錄的
只是：

來自空間的大風
一隻受驚駭的鷹
牠的體能，衝擊力
眼力，臂力
以及情緒反應
都不被瞭解的
大氣壓

明行色匆匆
行色的背囊未全然卸下
卻見風沙
又起

獨步

最狂亂的聲言
似是我性情的墮落
是癡癡的起源
將轉我的聲言
我非出色的舞者，不在乎
迷失律動的感驗
然而，我獨伏
像一道冷靜待渡的駁
守着堅厚的不眠，不在乎
波瀾萬端解過
時火鉗的皮囊出了頭
黎明初露，我吶然立身
顯示自己無極限的獨創
但完整的所見然

即使命運被安排在向隅
背過時空，望著
自餘，我之來此
我駐此
必有所歡，必有所歸
在心願
必有情
必有愁

突破

這方與我的這點
是一種壓倒的夢魘
交通上的阻塞
不過是一種壓迫的藩口
且要看我如何
一步一步走過，
那幽幽的輪齒

所謂碼頭，在我血液裏輪流
它的靈感像燈
盪漾一道道更上一層
景色化為憑欄
枕枕輪船對面

如果它變成蔚成一股
衝擊的巨格
我虎踞其中，安然博着
虛空的極望
而鋪瓦牆被擊起的
是怎樣的一片片空間
或者
是怎樣的土壤
就該種植怎樣的
草木

城市與我的連繫
像是一種隱形的夢覺
如果我不止醒來
一種長年懷役的氣候之下
就要看我如何
一步一步走出
自己的足跡

行色

自不同的城市
我們見到不同的人物
自一個簡單的字眼裏
我們見到豐富的事蹟
站在不同角度
不需要瞭解位置的座落
塵埃、河流、草木
甚至語言、思想
最終不過一輪軌跡
一條文字
至少在不同的時間
我們可以瞭解更多的時運
在冷與熱的空間
解讀着行色
表層、面貌、體態
與年齡達到
性格在塵埃裏自給
擇取着最穩的良機一隅
向愛惜吻合
當有人憂思
尋求更穩妥的未來
在千慮的觀照下

分析每一個夢
經營一個藍圖
如何在波濤中推算一個
更複雜的戲碼轉軸
我們卻不
我們相信太陽也有滅亡的一天
我們相信
每一秒鐘內
都有死亡與誕生
時勢可以浮沉
命運可以改造
雷聲大雨卻
我們不需要太執著

愛情 ——致珍

若我能從一封強烈熱烈
而又揉合著柔軟氣息的
信箋文字中躍出，該是
多麼美好的事，像一座
奇蹟，期待中許多豔異
突然結束而餘又來不及
驚訝的剎那，我已真實

真實走出，且把全部的
目光注視於你，索引你
美麗輝煌的輝煌生涯
將我共同建座天長地久
的水平線上，一起體驗
突破萬物圓荷式的堅固

轉換
人間

窗室之內外

我委實有點厭倦了
就讓我在如此水陸般的首飾中沐浴
就讓我歸去
歸去沒浴在愛情的圍欄內
暫時漫遊風雨在離網外
我委實需要一些時間
洗淨每一吋傷跡
以自己的舌尖
試自己的體味

我的神經軀一直處於錯亂狀態
我的行囊壯色
一直仍擺在手到取處之處

我的門庭虛掩
我的窗棂清瘦
我的耳膜蒼蒼
我一直以感覺來接觸一沙
一石的覺悟
唯我閉目寂寂
我的身體猶似
青煙不為風塵地而塵世

如果可能，代我轉告
窗外的陽光
不要鬆弛自己的步履
碧雲風沙漸起
鮮明的對峙就必須領略看
且一切要循序如舊
當我望來
我仍是最後的權力手

弱者

天地君微容納一步一石
一草一木
塵世就施放納我的狂妄
於其之中
誰能欺騙我的弱種
誰能牽動我的衣袂
道路上有石欄阻我木
我沒有理由時不也
附驥蓬舟，海之風聲
海之洶湧，海之驚
千裡雪，萬丈浪聲
從來有能壓過我最後
魔障似的一道龍門

宮闈子已冷，天際
冷若鐵甲上一團烽火
我立身
一步步，一步步逼近
幽
我當離吾任傷悲
更色難過一道橫江
我以全身隨風噴湧
更以一牛的任然
耀亮滿列星月
雷烈間的輝煌離去
吾活在夜光華
青煙塵塵之下
風物事竟

送雪

有人說你的心
下了一個很大的雪
且極力迴避自己
然後聆聽一切
靈魂的哭泣

你的靈魂需要人工
你的心河如暴風的寄生植物
你嘗試種下濃熱的玫瑰
但玫瑰毀滅你的
月夢

讓我帶你去南方
看綠立如巨人的山脈
斷你一把握
藏去你殘喘的喘息

沒有人將試推你下懸崖
你必下山
讓每一隻手撫弄着
你的額片
你必舉月
銀色的月
你當建立
另一個自己
以另一種國稅

有一季，讓我
帶你去南方
看炎熱的印尼島
如何製造克裡加陀的火車
在水平線上
掣起明目的風洞
必要時剛化一陣巨落
如快速的奧威拉
在生之鬥量
衝刺呵衝刺

藏去你心中的雪吧
藏去你心中的雪事吧

渡河者

茫然中，村邊寧靜遠去
而古老的月，如老人
困倦的臉
帶着吹聲，且南顧，且躊躇
地渡河而來

廣闊四起
製造心涼
的暗流

這一條河
星光暗亂地盤旋而停

獨行的人（一）

茫然懸空
叫作，獨行的人
那一道歌，孤獨地輕敲着
你的聲音

你走遍一座孤立的
城

偶生以來
你便是要說說
你的路向
繞着一條
車路
車路
車路盡的風衣可

當那束微光過去
你和你的孤獨，輕敲着
自一座城市
另一座城市

獨行的人（二）

你是迎着風向走的人
你經過星子長大
然後飛落在
飛躍的雨中
決定自己的命運

你是杜平，憑着手中一支牙刷
去獨行
於自己不信任的星座裏
你非萬能的神
你沿着時間的山路
一路走一路問一路唱
自己的風塵

每每回首，你已遺失
你已
離我

你喜愛雨天的感受
喜愛這信，喜愛因執與放鬆

在異域
你是誰 一走動就
癢
在開心，你並不惹眼
你歡靜
你歡旅行

今年雨季

居然有人走引雨季
在我家大門
接添守夜的風秋

我家大門緊閉，沒有對君的輕微
也沒有喊破喉嚨
依然不有睜眼
看君一下的神氣

母真不虛傳，不怕血！母真只知這
亞士比羅藥片與手中的
針筒
可以補出明日的機軸

而今，雨季從五百哩外歸來
在我臉龐之旁
一封信，我如此強烈感受
真的哥羅
今年雨季過後，依然微牛，微風

這雨箋

這雨箋，從去年某月
某個五百哩外的颱風中
漂寄而來

每一行文字草草像
滿地枯藤的針葉植物
我看見
我的母親
一隻顫抖的手
一針針地，把愛在心胸的
一言不發
縫製，而且刺透

如今，這兩隻的血液已圓
我依然看見
一種割骨的歲月
在我母親
瘦削的前額
輕掃了風塵
以及
千年苦痛

走動的樹

我已身化，在異域
虛度飛揚的陽光
一樹，撐着無思的停滯

從一幢古老的上流
從幽暗的境域
一種獨步的態，一種狂瀾
各割據我半壁
日蝕的臉面

然而我仍在走動
每次走動
希望崎嶇的荒蕪裏
有一座青巒
訖然出現

每次回首，每次
總有一座城市
在隕落的塵埃中
磨滅起來

重來

若欲討我的歡心
請在我步過的路旁路
畔撒種撒種
播撒豐
饒
我重來，這兒已是高高的
夏

或者在村家前院
撒幾種清麗的
水仙，讓更多的陽光
初霽
飛入我的喃喃詞裏

飛入登封兩雲中

林谷

如群靈

我重來。滿懷滿懷如絲網

落地。

既起。是粒粒鳥聲

千種山色

不勝

晴

風

山色

醉是前世的掌門人

塵寂在他手中

拾盡成塵草

歲時時分

紛紛成雨。驕陽變化為雨

在松林

變化一種種

得意的烽火

火

醉是繫附不住留別

的寺鐘

沿着石階，一路走下去

放下山麓

胸間還是被人掌

刻破喧嘩

仍然輕

不

能

像青的山色

寄

我曾寄出

一盞

酒

寄他在酒醒時

上山

看冉冉的千面紅顏

怎樣繫附禪寺的鐘聲

怎樣看盡

俗塵而下的暮

沒有女人

寄着

也要他知道

一盞酒

有時我們比手中的愛情

這變得清靜

快慢

黃昏

平晚轟起第一響

炮戰

黃昏往那山頭

尋常而過

一路的剝離

糾結不住

却教有舌間的血液

濃濃哀鳴

向西

魂

窗前繞迴走的人

都是找不到

自己底底

一具具幽離

不知方向

的孤魂

魂

（許多年輕的軍魂

如此說）

他們無法講一首自己喜愛的歌

若他們有歌

他們的歌

就是

死！

冷硬在鐵戒藍下

微貼着

雙雙鎖鏈綑綁

兄弟們倉惶中

被衝成片片的

舊船灰

每次走過

黃昏

必分泌着激烈

一種

歌喉的

味

每個深夜

他們聆聽

兄弟們

無聲

啞泣

天涯依然

可曾聽見我的腳步聲
急急奔過，在狂風的擁擠裏
景色的殘缺仍遺跡在我貪婪的
感官裏，狂歡去夢覺
醒來時
天涯依然是一個變異的色澤
嚴然處我己
大量的酒精
僅能在我心中
燃起一個小小又美麗的風暴
驟然一陣暴雨
亦不能消滅我全滅的飄渺
我是一束永不覺醒的
魂，當高山城裏，每一顆不幸的
流星哀傷之際，我已在千里
煙霧外，一聲長嘆
我已能假借的覺醒
總不見兩岸的景
程越的昨日

一朵茉莉

正如我手中心一朵茉莉
片痛也要痛
我該想她的麼？我不知道
我該不該想她？或者
我該麼麼
我痛之一如一束已失去芬芳的髮
我痛之一如沒衣的絲
無以接應
就這樣地憔悴了
最後的一抹寧靜的綠茵下土的剝離
我竟身在弔亡的行列中
看像車輪動

而古戲的哭聲中
律立，風不再是茉莉花的氣味
一種最火爆的酒精
在我體內
翻騰成千層
一種快感
在瘋狂的貪婪？
隨土最高層的
腐爛
人事與顯赫的貴冑下
我是輕騎偶盤旋下

最尖銳的一枚對針
震足威力
彈出
流失射向明日

歉疚

——致時間書

你始終迴避我，如芥癭
在三十三噸萬壽葫蘆似的一
座迴廊椅墊上。對於你
時間；以及樹木、流沙
甚至自己，我總有一份
難得的歉疚；對於生命
我從未如此刻薄
然而，只要我哭聲未絕
我魂未死，你仍是失敗者

我仍然由唱碟的飛塵裏
磨磨成一顆半杓的山水
任你鎮守萬里駒絕處
轟然創立，且聽海風力
不讓斷崖崩直；不讓國所
疊成城壘；不讓個縣鎮奔
向未來；千年之後，萬年
之後，你仍將是生就幾道
的巨壘，故壘無垠的萬種
無垠的覆被，千嶺之下
底萬我的血脈，在薄弱的
覆裏，以火的貪婪，聆聽
我外殼碎裂的聲音，幾萬
成一個幽黯古道，夜寧可
化為流動的沙土，抖擻
無數的景色，隨記千道
綠道，和你對峙

我呼嘯的天堂，盡傳屋宇
仍呼嘯着一種豹般的敏捷
記下你的輪廓

芥癭始終成癭，於大空間
托隱，恆釋我的惡意
在我有生之日，你始終
迴避着我，你始終無法
超越我，因此，年輪恒
與你對峙；因此，對於你
時間；以及樹木、流沙
甚至自己，我總有一份
不甘離去的歉疚

筆上的筆

孤獨是身懷事
想動就已擁有足夠的風光
想靜的海岸
既然，寂寞是必然的
既然，了卻殘缺
像被遺忘的時光
像筆尖上的墨漬
筆山和水，豈是
寫字最大的一種延擱
而我，什麼也不是
像手，此間我執
的筆，還能維持多久呢
我不知道，身邊的您
再高筆健，不是
寫筆筆跡石能留
就應像拜如此簡單的一回事；而您只是在我
以爲怎樣的情況下
執筆這這世間的最深巨壑
翻過，大地還有悠閒的脈動
還有寧靜的悠延
還有寧靜的延綿
還有寧靜的山河
而大下的寂寞
自古無人能逃過
像一尊沙壩而應
歸來，引結，我願
爲您，嘗試
另闢一座寧靜
風聲是必然的
我悲，而筆是必然的
不離，豈非是
必然的

懷念

——詩贈李雲

原來當年，那人
不曾給我一個
似我的懷因
不曾及情感的
際會，不設我
一語，而能懷想的遠宮

當我滲入文字
模糊的複界
圓形另一座區域
今夜，燈下苦思的
不該是我

而那人的整日呢
那人已走出黃泥
不再飲風結雨的
雨，而那人
究竟置身在那兒呢
此刻，是否你在窺望
我會墜落失的起步
是否仍離我幾萬
里遙無盡的奔陣
急驟冷冷的夜雨裏
或將我全連片拋水潭

或將我棄諸幽壑
夜為明日，這路時勢
在思原的綿綿裏
骨節分明，日月清風楚楚
照耀我每一寸
走時路，細骨承配到
腳底土伴機
血汗匯成壯麗的風景
我臂膀被土包出
如狂疾的飛魚
喊着那人

喊着
當年升旗山下海邊約
有一個
飲酒的少年

簡 歷

真 名：黃漢雄
其他筆名：圓心圓
籍 貫：廣東文昌人
出 生：一九五〇年三月廿七日
 吉蘭丹哥打峇魯
許 齡：一九六七年起
學 歷：吉蘭丹中華獨中高中三（商科）
現 職：土木工程工場總監兼經理

左手人詩輯 作品年表

(1)：鐘聲	一九六七年	學生周報
(2)：淮河書	一九六七年	南洋商報
(3)：獨行的人(一)	一九六九年	教與學
(4)：獨行的人(二)	一九七一年	學生周報
(5)：今年雨季	一九七一年	學生周報
(6)：遠國風	一九七二年	學生周報
(7)：走動的樹	一九七二年	學生周報
(8)：重慶	一九七四年	學報月刊
(9)：山色	一九七四年	學報月刊
(10)：香	一九七四年	學報月刊
(11)：黃昏	一九七四年	學報月刊
(12)：嘆（原題「歌」）	一九七四年	風風月刊
(13)：天涯依然	一九七五年	學報月刊
(14)：一襲茉莉	一九七六年	學報月刊
(15)：散夜	一九七六年	學報月刊
(16)：歌	一九七六年	學報月刊
(17)：圓舞	一九七六年	風風月刊
(18)：塵埃來了	一九七七年	風風月刊
(19)：獨步	一九七九年	人間詩刊(一)
(20)：笑賦	一九七九年	未發表
(21)：行色	一九七九年	風風月刊
(22)：愛情	一九七九年	未發表
(23)：富室之內外	一九七九年	人間詩刊(二)
(24)：圓香	一九八〇年	未發表
(25)：手上的筆	一九八〇年	未發表
(26)：懷念	一九八〇年	學報半月刊

人間詩刊之四：

左手人詩輯

■校對：黃漢雄、鳳山流

出版者：人間出版社

Penerbit Homo Mensura,
57-C, Jln. Tondok, Kuala Lumpur.

印刷者：太平印刷有限公司

Pencetakan Sentosa (K.L.) Sdn. Bhd.
17, Jln. Belanti Barat, Off-Pada, Kuala Lumpur.

一九八〇年六月出版

中環碼：M404